

周实 作品

刀组



角城02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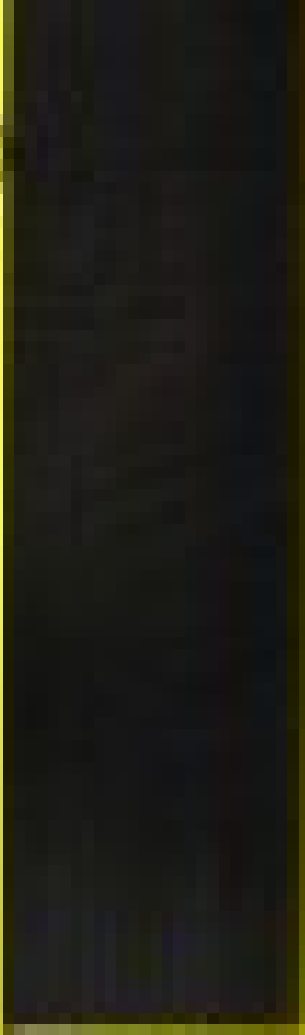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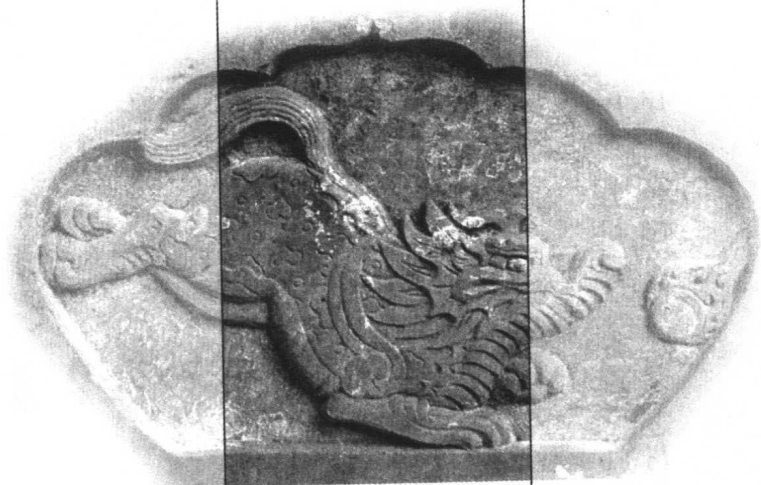
1998

1999

2000

2001





刀俎之间，  
路将如何？

人曰：  
不归。

1994/9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刀俎 / 周实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 —5404—3265—9

I.刀... II.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460 号

刀 俎

“角度” 02

作者: 周 实

责任编辑: 谢不周 薛 健 张 辉 李永平

整体设计: 子页设计工作室

出版统筹: 兄弟文化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雨花大道 2 号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字数: 286 千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ISBN 7-5404-3265-9/I · 2058

市场总监: 张 辉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邮编: 410014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75

印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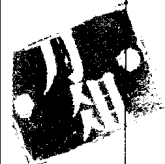
定价: 1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 残忍而慈悲的恶之花

《刀俎》是以中国历代酷刑为切入角度，记录、描写、探究、思考中国专制暴政史的系列短篇小说。书名取自《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赴项羽的鸿门宴。危急之际，刘邦问樊哙是否可以对项羽不辞而别，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刘邦不辞而行，最终取代了项羽。当项羽是不可一世的霸王时，刘邦固然是刀俎之间任人宰割的“鱼肉”；然而一旦刘邦得了天下，他却忘了“不可沽名学霸王”，居然自己也成了“刀俎”，而中国人民则成了刀俎之间任其宰割的“鱼肉”。这样的荒诞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上演不止一回了。

全书二十篇，每一篇详细描写一种酷刑，选取的受刑主人公大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按历史纪年排列，二十种酷刑和二十个受刑者是：1.《殛》：鲧；2.《臙》：孙臙；3.《刖》：卞和；4.《鞞》：商鞅；5.《定杀》：屈原；6.《腰斩》：李斯；7.《烹煮》：酈食其；8.《人彘》：戚夫人；9.《宫》：司马迁；10.《枷》：华佗；11.《斩首》：嵇康；12.《鸩与绞》：甄妃；13.《剥皮》：蓝玉；14.《族》：方孝儒；15.《炮烙》：朱高煦；16.《黥》：唐赛儿；17.《笞杖》：蒋钦；18.《凌迟》：袁崇焕；19.《绞》：谭希闵；20.《拶夹》：左光斗。

从小说的艺术立场来看，我最喜欢的是《臙》。此篇的逆向构思令人称奇，寓意极深。为了使孙臙“没有臙骨而能站立”，作者让孙臙死而复活，健步如飞地重回古战场，对群体与群体的战争、个人与个人的较量做了精微的思考。“两块臙骨，两颗种子，生出两柄复仇利剑。一剑削出桂陵之战，活捉庞涓，歼敌两万，俘敌七万。围魏救赵，声震天下。一剑削出马陵之战，射死庞涓，歼敌三万，俘敌五万。减灶之计，千古流传。”语言如哲理诗一般简洁洗练，熟悉史实的读者不会觉得啰嗦，不熟悉史实的读者也不会觉得隔膜。

《黥》在整个系列中最为特殊，可被视为《刀俎》的一个自喻。否则我就无法理解作者为什么偏偏要在其他十九个著名的受刑者之外，加上唐赛儿这个最不著名、最不重要甚至未必有历史依据的传说人物。用最美的艺术形

式反映最丑的历史现实，这本来是几乎不可能两全的。然而《黥》中的纹身师把唐赛儿额上丑陋的“杀人”两字刺成了美丽的曼陀罗花，正类似于《刀俎》的作者周实把残忍的酷刑转化为慈悲的艺术。美丽而有毒的曼陀罗，是一朵历史现实的恶之花；残忍而慈悲的《刀俎》，则是一朵反映历史现实的恶之花。周实一方面用思想的艺术强化了酷刑的技术，另一方面又用艺术的美净化了暴政的恶。

《刀俎》是一部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中国酷刑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专制暴君无情虐杀的受难史。阅读《刀俎》的读者，需要强悍的心理承受力，因为“字字血，声声泪”，我每每不忍卒读，痛不欲生地仰天浩叹：呜呼！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比读者更需要强悍的心理承受力的，是作者。周实居然能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写下来，而且一篇又一篇地写了整整二十篇。周实用他“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鲁迅语），让读者在细腻的描述、逼真的还原、移情的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感同身受的酷刑。为我们的祖先忏悔，为我们的祖先赎罪，为我们的祖先超度。我对作者充满感激，充满敬佩。

比作者更需要强悍的心理承受力尤其是生理承受力的，无疑是那些挑战恶法的受刑者。暴政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害怕、恐惧和战栗，然而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从未被暴政吓倒过，无数的勇士向专制极权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挑战。我对挑战者充满敬畏，充满悲悯。

比受刑者更需要超级强悍的心理承受力的，比异常残忍的作者远为残忍而且没有任何慈悲之心的，却是那些设刑者和施刑者，是那些专制魔王和助纣为虐的鬼魅，他们居然能够对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胞施以如此非人的酷刑，那是怎样令人不齿的衣冠禽兽？我对独裁者充满鄙夷，充满憎恨。

中国的专制历史，是以人肉为主食的久久不散的鸿门宴。《刀俎》是这一宴席的一份鲜血淋漓的详实菜单。只有当大多数中国人都敢于直面这份菜单，并且永不忘却这份菜单，阴魂不散的鸿门宴才有可能真正结束，才有可能永不重开。我对历史上宴席主办者的轻蔑，源于一句充满智慧的古老格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我对未来中国的信心，则源于另一句浸透鲜血的古老格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六日写于上海





# 刀俎·序

## 刀俎

四

一部作品是否优秀，与题材关系不大，或全无干系。认为一些题材必然优于另外一些题材，只是一种积习已久的谬见。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曾经吃够了题材决定论的苦头，而且我不敢断言，这个苦头我们到底吃够了没有。不过反过来，如果一部作品的题材确实独特，作为读者也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为什么是这位作家而不是别人，会被这些题材打动？我相信，当我们如此思考的时候，可以一面摆脱要命的题材歧视，一面愉快地接近作家的心灵。

周实先生的系列小说《刀俎》，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种种酷刑。不消说，这是一个乍看之下极易让人目瞪口呆的题材。这些酷刑，我们大抵都略知一二，又大抵不加过问。比如，每一个使用成语“请君入瓮”的中国百姓，未必会真切地感受到当年那只唐朝汤镬的鼎沸高温；当我们通过鲁迅笔下的“狂人”知道一部中国历史处处写着“吃人”二字时，脑海里也未必会浮现出种种古代刑具，说不定我们想到的只是比喻意义上的“礼教杀人”；今天的青年人在口语中偶尔说什么“我片了你”时，我估计他们也不见得想到那种最能代表古人原始想象力的酷刑“凌迟”，也许，他们倒是想到了是京帮“片皮鸭”，那种“味道好极了”的国粹。

然而，周实却被这些酷刑给结结实实地愣住了。在那些我们懒得多费劲瞎费神的地方，书桌前的周实却一次又一次地瞪大了眼睛，捂住了胸口。艺术，往往就来自心灵深处的冷不防一愣。那点点滴滴因为时间而逐渐板结变黑的陈年血迹，现在因为周实的注目凝视，突然重新变得新鲜起来。阅读这组共计二十篇的《刀俎》，每一位现代读者首先感受到的，八成就是一股强烈的血腥气。这气息是如此强烈慑人，以至阅读过程几乎不可能变得轻快。

这是一个轻阅读的时代。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常常一面尽可能设法理解作者的痛苦，进入作者的心境，一面又难免为他操上一份愁心。我知道，持续有年而且日趋时尚化的“轻阅读”，已经给我们国家哺育出了一大批“轻读者”，一批典型的文化休闲客，他们面对周实的泣血之作，又会如何叫唤

呢？果然，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周实提到，已经有些读者开始对作者的为人产生怀疑了，他们甚至认为，作者对骇人听闻的古代酷刑如何津津乐道，肯定意味着心理疾患。

唉，我们的文化真是作孽呀，居然培养出这等幼稚的人，幼稚到如此程度，居然还依旧以“读者”自命。常识是这样的，制造悲剧与揭示悲剧，从来需要两副截然不同的心肠。在我看来，人类关于苦难、悲剧的最深情描述，历来由那些最富同情心的人塑造完成。我了解周实，多年来我一直视他为可以无限信赖的兄长、朋友，他坚毅沉着，不尚空谈，富有牺牲精神和忍耐品质（这一点，每一位《书屋》的读者，都会有深切的感触），但别人也许了解不多的是，同样是这位似乎老在默默干着重活累活的中年男人，体内始终洋溢着一种少年的纯真，诗人的纯净。他是一个再晚回家也不忘抬头看一眼星空的人，身上沾了多大的风尘也不忘对街景人事投以深情一瞥的人。真正的男人，从来就有一颗柔弱的心。也正因此，当他的阅读视野与这些古代酷刑遭遇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已无法置身度外了，尽管换了别人，都会觉得此事与自己毫不相干。

那流淌在别人身上的血，也是从我的肉身上滴落的。

那发生在别的时代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

叙述发生在震惊和感动之后，文字的节奏随即便应和着心跳的节奏。作为湖南人的周实，除了具有湘人天生的豪情，还有着楚人特有的移情化物能力，那种注重心灵、强调交感的湘楚文化传统，赋予周实的写作一种奇特的素质。相对于题材的沉重，文字的步伐反而意外地显得非常轻盈，作者始终掂着脚，似乎惟恐惊醒那一个个长眠的冤魂。在刽子手严格遵循“凌迟”的“八刀法”，慢条斯理地处置袁崇焕之时，周实没有让自己的文字打颤，没有满足于廉价地表达一腔义愤。我感觉他的眼睛刹那间穿越了时空，来到了事发现场，作者的眼睛正紧盯着主人公的眼睛。由于作者的突然到场，那里便好像同时进行着两个故事，两个平行展开的故事。一面，是刽子手的零割碎剐；一面，是作者与受难者的心灵交通。较之已经发生的悲剧，作者更感兴趣的，显然是人的心灵。与其描述人的肉体如何一缕缕地遭受折磨，不如描述人的心灵如何一寸寸地遭到摧残。——正是对后者的兴趣，使《刀俎》摆脱了历史小说或文史随笔的体裁限制，直接显现为一组文学艺术品。虽然，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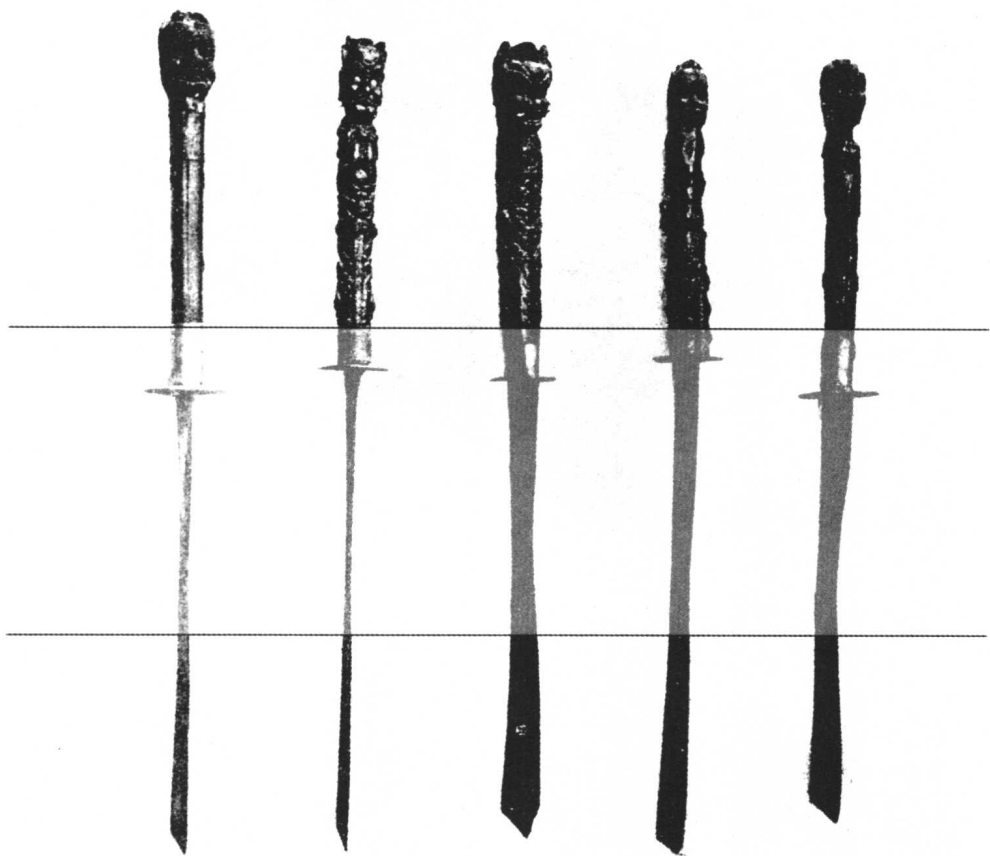


持把它当成历史小说或文史随笔来读,也未尝不可。

《刀俎》的警醒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教育意义,但我以为,比题材的警醒更重要的,是其中的脉脉诗意,那种关于灵魂受难的诗意,那种诉诸生命意义的诗意。诗意,原本不等于轻盈之物。诗意,原不等于非要六 娱人耳目不可。我以为,《刀俎》固然可以给人多方面的教益,正如它也经得起多角度的解读,但在此之前,我们更应该首先领略飞扬其上的诗意。或者说,所谓的教益,只有结合了其中的诗意,才不至于仅仅降格为一种教益。——回到文前,我们发现,一部作品,如果题材过于警醒,常常也会出现相反的遗憾:有些读者可能只想着接受教益了,从而忽略了艺术本身的娱悦。

《刀俎》,曾经带给我巨大的阅读娱悦。我相信它不是“只可自娱悦”的,也不妨“持于君”。

2002年3月19日



## 断头刀具

从左至右俗称“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

“大爷”呈金色，专断犯案官吏。

“二爷”呈蓝，“三爷”呈赤，“四爷”、“五爷”呈黑，  
均为斩民犯之用。

# 目录

序二：刀俎·序 周泽雄〔四〕	刀俎	枷	绞	二八三
序一：残忍而慈悲的恶之花 张远山〔三〕	殛	宫	凌迟	二七五
	〔二〕	〔八十二〕	〔二六七〕	
	斩首	人彘	拶夹	二六七
	〔二一〕	〔七十二〕	〔二五七〕	
	楨	烹煮	笞杖	二四七
	〔二十二〕	〔六十二〕	〔二五七〕	
	刑	腰斩	黥	二四七
	〔三十二〕	〔五十二〕	〔二四七〕	
	輶	定杀	炮烙	二三九
	〔三十二〕	〔三十九〕	〔二三九〕	
	剥皮	族	族	二二二
	〔二二〕	〔二二二〕	〔二二二〕	
	鸩与绞	族	族	二二二
	〔二一〕	〔二二二〕	〔二二二〕	
	〔二零〕	〔二二二〕	〔二二二〕	

复朱健(代跋)	周实	二九七
致周实	朱健	二九三
刀俎之间的疼痛	张渝	二八四
淘不尽几丝隐隐的作痛	丁国强	二七九
《刀俎之间》感悟七则	鲁之洛	二七零
白骨的狰狞——做古代人的惊险	王开岭	二六二
周实的『感叹』、『惊讶』和『痛惜』	傅国涌	二五六
纯粹的残忍	蔡测海	二五三
与皇帝有关的话题	吴茂华	二四九
说《刀俎之间》	刘强	二四六
死刑与文明	皖河	二四二
对残酷与死亡的艺术描写	余三定	二三八
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与历史暴力	何言宏	二三三
『刀俎』的丰功和『刀俎之间』的感受	廉子	二二七
苍凉的沉郁	曾纪鑫	二二二
刀俎之间的文明与野蛮	邵建	二一一
中国古代刑罚教训的反思	余宗其	二零二
刀俎之间	鄢烈山	二九八
刀俎之间的周实	钟叔河	二九四
评论		



殛

此刑將人犯驅至遠方  
逐與衆人而殺之。



# 殛

此刑将人犯驱至远方、  
远离亲人而杀之。

“军士长。”

“嗯。”

“就在这里下手吧。”

“不行！”。

“这里离羽山不远了！”

“这里不是羽山！尧帝要他死在羽山！”

“我们在这里下手，尧帝不知道的！”

“不知道也不行！”

“尧帝要他死在羽山，无非是要他死在外乡，这里已经是外乡了！”

“不要说了！我说了这里不是羽山！”

“出海太危险了！”

“危险也要去！”

“弄不好，我们都会搭上，都会陪着他去死！”

“我问了当地人！他们说如果天气好，乘着退潮出海湾，一天可以打来回！”

“……”

鲧在篝火旁边假寐，悄悄地听着这番对话，听着海风掀着海浪和海浪抽着礁石的吼声。自从治水失败之后，他

就很难睡熟了。夜夜都是似睡非睡，做着不连贯的噩梦。噩梦一魔住，汗随之冒出，湿透了全身。好在这几日有了篝火，夜间几番汗湿的衣服，黎明总被烘得焦干。似乎又要天明了。黑乎乎的地平线上开始渐渐沁出靛蓝。今日天气会好些吗？他们来到大海边已经整整三日了。三日都是刮北风，海被吹得翻腾不止，木排根本无法出海。押送他的军士们个个焦躁不安了。他们都盼他早死，都想早日结果他。这样，他们就完成了任务，就能早日回家了。偏偏军士长死不肯。这是个异常固执的家伙。这家伙身材格外魁梧，魁梧得就像一头棕熊。他手执尧赐的青铜宝剑，军士们都拿他无可奈何。他执意要执行尧的命令，一定要让他死在羽山！他为何这般固执呢？这样对他有何好处？弄不好他们这帮人真会像那位军士说的成为他的殉葬品！鲧这样想着，闭上眼睛，暗暗叹了一口气。他可不愿意临死之前再拖上几个垫背的了。没有他们这帮人垫背，他已经是千古罪人了。他的罪孽就像他没有治住的滔滔洪水，泛滥在他流放的沿途；溃败的堤防如撕烂的碎布。田野成了汹涌的大潮。死婴在摇篮里面漂流。幸存者浸淫在山冈之上，山冈成了水中小岛。小岛周围满是浮尸，浮尸肿胀得如同大鼓。男尸的阴茎被鳖咬断。女尸的乳头被鱼吃掉。偶尔冲到岸边的僵尸则散发着闷屁一样的腐臭，使整个世界为之掩鼻。这就是他的治水成绩！每一程都有白发老人怨恨地指着他的背脊，每一处都有无毛后生对他吐痰表示唾弃。他只有以死谢罪了。尧却不让他人头落地。尧一定要他死在羽山，一定要他死在那传说是阎王居住的地方。尧认定羽山无日无月，是卑贱灵魂的归宿之地。他居然还有归宿之地，这是他不敢奢望的。

天，已在由蓝转白了。

“看上去，天气还不错。”

军士们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兴奋地议论起来。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

“晨星发亮的天空，可能会刮西风。”

“刮西风是顺风呀！”

石版

三



“顺是顺，木排就难靠岸了。”

军士长微微皱着眉头，饱经风霜的红脸膛在熊熊篝火的映衬下，透露出心中的焦虑和不安。他一声不响地站起身，走上海边的一块礁石，凝住鹰一般的眼神，用鼻子使劲地嗅着海风，那模样就像要从风里判断一下今日的天气。

笼罩在海上的水蒸气，慢慢细细变红了。

阳光棒子般射出云层——太阳出来了！

上下起伏的圆的波峰，反射着星星点点的阳光，看上去就像无数生物露出背脊轻盈移动。

军士长下令立即登排。

木排令人心安地紧靠在几块礁石之间，由四组粗壮的原木扎成，每组原木二十根。排上的两边各竖有五个鼓鼓敦敦的木桩。每个木桩上都系有一根牛皮保险绳，那是军士摇橹的位置。木排的尾部也竖有木桩，木桩上也系有安全绳，那是舵手掌舵的位置。在舵手和橹手的位置中间就是鲛的位置了，那里也竖有一个木桩，木桩上有两根安全绳，军士长将和他呆在一起，不让他有半点闪失。他认真地贯彻尧的指示，一定要让他死在羽山！

军士长将保险绳仔细地系在鲛的腰上，然后一声号令开排，木排随着退的潮水，哗地一声离开了海岸。蔚蓝的海面激动了，翻起一道道的白沫，反射出绚丽的金黄色，勾画出高高低低的线条，形成三角形的波浪，成堆地簇拥在一起。

“这才是水天一色呀！”

鲛竟忍不住在心里使劲地喊了这么一声，喊罢复又觉得失态，转过身子安静坐下，朝越离越远的海岸望去。海岸渐渐模糊了——那是黄河入海的地方。

想不到黄河终将入海！

想不到入海的竟是黄河！

想不到地位低下的大海竟能容纳百川大流！

尧也不曾想到吧？如果不是这次流放，随波逐浪流到这里，他也是压根



不知道的。鲧忽然有些感谢尧了，感谢尧对他的流放，感谢尧要他死在羽山。如果九年前流放至此，治水就可能不会失败。可惜，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对他不管用了。尽管他一站到海口，看到河与海的汇合，心里便那么格登一下，极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辛辛苦苦治水究竟错在何处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就像时光不能回转，由此可见尧的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九年前，群臣举他治水，尧就一针见血指出：“噢，那个人！那个人恐怕治不好吧？那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也许是个这样的人！他是罪有应得的！可是，自从治水以来，谁又提出过不同意见？谁也不曾提出过！尧也没有提出过！谁也不曾对削山填谷，修堤筑坝，造成十个高峡平湖，提出一字不同意见！因为谁也不清楚洪水不管流到哪里，最终都将汇入黄河，而黄河终将流入大海。因此，谁也想不到：只筑堤防水是不行的。只筑堤防水是孤掌难鸣。如果当初一手筑堤，一手掘沙引水下流，那情形一定两样了。可惜，一切都晚了。一切对他都不管用了。他再也无法返回故乡，再也无颜见父老乡亲，再也无法取得人民对他的万分信任了。而当初他是何等英雄，人皆说他是一条真龙，一条由白马变成的天龙。那时，他就像一颗救星闪烁在黄土高原之上。

海岸渐渐消失了。

眼前复现水天一色。

泪水盈满鲧的眼眶，马上又被悔恨之火滋地一下烧干了。

世上的水已够多了。

木排刚一冲出海湾，羽山便隐约地遥遥在望。

军士们一齐欢呼起来，更加使劲地摇起橹来。

可是，在鲧的眼睛里，那如何算得是一座山呀，不过是一点墨痕罢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在海里恐怕也是一样。一切看上去皆在目前，其实远在天边呢。

军士长似乎也明白这点，吩咐橹手们不要性急，悠着性子慢慢摇。他估算只要不出意外，便能在羽山办完事情，乘着涨潮赶回大陆。

然而，意外偏偏来了。

五

